

繡花荷包

戰士作品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717.1

868



書號: 325

繡花荷包

河北人民出版社編

陸新聲 體仁 插圖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保定市西大街一一八號)

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

(保定市北關外)

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

(保定市南關史莊街四七號)

1954年5月初版6,000冊

定價一千元

目 錄

永遠等着你	一
翻身人家	六
一封家信	一〇
到北京去	一四
繡花荷包	二一

永遠等着你

張振安

等了半個月，又等了半個月，一連等了一個半月，可還是沒收到她的來信！我的心開始不安啦！

不會有什麼變卦吧！不會，桂英是個好樣的姑娘，從記事時候起我們就在一起。解放後上民校我們坐一張桌子。我心裡有她，她心裡也有我。鄉親們也全知道我和她相好，直到我參軍時才分手。

一想起她，我就想起我參軍那天她給我送花的那幅動人的情景。歡送大會結束了，村裡的姑娘們穿著花花綠綠的衣裳，抱著鮮花向我們參軍的十八個年青小伙子跑來了。桂英跑在最前頭，好像生怕別人佔了她的先。我真沒想到她這麼大胆，竟照直向我跑來啦。她用含笑的眼睛望着我，默不作聲地把鮮花遞給我。她

羞答答地用手指了指花，又指了指花。

我心裡熱呼呼的，說不出是什麼滋味。我看看花，想着：「她為什麼老指着花呢？」我把束着的花撥弄了一下，哈！發現秘密啦，原來裡面還夾着一個小紙條哩！我用一隻手打開了紙條，只見上面歪歪扭扭地寫着：「瑞生！你馬上就要走了……你怕我難過吧？不，我很高興！我能有你這樣的……是我的光榮。瑞生，記住鄉親們的囑咐，記住我昨天對你說的話，要好好幹哪！我一定好好生產來支援你們，等我們胸前都掛上獎章時再見吧。」最後的幾行旁邊劃上了細細的曲線，寫的是：「我心愛的瑞生，你放心，我永遠等着你。希望你也這樣。可記着呀，千萬別忘記給我寫信。」

從那時候起，我們就差不多每半個月通一次信。分別兩年多了，信却把我們連在一起。但是，一個半月沒有來信了，是什麼原因呢？難道她有了……不，不會，她不是這樣的姑娘。

一天，練兵以後，正在休息，指導員到我們宿舍來了，他知道桂英好久沒來信了，我在着急，特意來跟我談話的，他溫和地跟我談了半天，他說：「小伙子，樂觀點吧！當國防軍戰士是最光榮的，她不愛最光榮的人愛誰呢？她不會變心的！你該記得前次蘇聯紅旗歌舞團來我們這裡表演的那支『瓦夏，好瓦夏』的歌子吧！」指導員這一說提醒了我。那支歌子我還記得很清楚。歌裡說一個快樂的戰士瓦夏忽然苦悶起來，因為他心愛的姑娘很久沒有給他來信了。他以爲姑娘不愛他了，其實呢，那個姑娘是當上了勞動英雄，參加慶功大會去了，所以信寫遲了。我想，桂英不來信，也許會是這樣一些原因吧！

一天過去了，兩天過去了，我耐心地等著她的來信。

有一天，休息時間，我們跟著手風琴的聲音跳蘇聯紅軍的馬刀舞。正跳得高興，忽然看見通訊員拿著一封信向著我提了一下就跑了。我心裡一動，心想：「是她的嗎？」就去追通訊員。小



鬼真淘氣，硬逼着我給他敬了個禮才把信給我。

哈！真是她的信！打開一看，裡面還有一張照片，照片上有一架拖拉機，拖拉機上坐着一個穿花衣服的小姑娘，那就是桂英。

看了照片，就趕忙看信。信上這樣寫着：「瑞生同志：你等急了吧？可不是，很久沒給你寫信了。可是你別胡思亂想，我不是說過要永遠等着你嗎！一個多月沒給你寫信是有原因的。今年五月間，上級調我去住拖拉機學校。你知道我多麼高興呀，瑞生，你聽了也會高興吧？學技術一定要有文化，別的學員都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，就數我文化程度低，剛讀完農民課本第五冊。這樣學起來自然有些困難。但是我一想起你們在炎熱的陽光下練兵的精神，信心就來了。一連半個月我沒有睡過午覺，別人休息時我還在學習。畢業考試時我的成績挺好，還得了一面紅旗。你看看照片吧，那面旗子就是我得的。瑞生，我就是爲這個原因很久沒有寫信給你。你會見怪嗎？我想你會原諒我的。你應該高興呀，你的這個鄉下姑娘已經會指揮那麼老大老大的拖拉機啦！……告訴我，你練兵的成績怎麼樣？大概太陽把你晒得更黑了！……」

讀著她的信，說不出心裡那股樂味。我好像看見她端正地坐在拖拉機上，手撥弄著駕駛盤，拖拉機在草地上跑著，她的頭髮被風吹向腦後。我好像聽見了她的笑聲。……一會兒千萬畝荒地變成了良田。啊，莊稼長起來了。太陽照在起伏的麥浪上，閃閃地發出金光。麥子熟了，得到了第一次豐收。在慶功大會上，桂英的胸前掛上了紅花！……

好，桂英，讓我好好用槍桿子來保衛你的、我的以及全國人民的幸福吧！

翻身人家

慕廣田

太陽剛冒紅，火車就在山谷中的一個小站停下了。這裡就是我們的目的地——吉林省××縣。

我們按指定的地區，向車站南面的莊子走去。一個小姑娘笑

嘻嘻地迎着我們，她好像和我們過去就認識似的，一點也不拘束地說：「同志！你們住在俺家吧，我爺爺叫我來接你們的。」她樂得一蹦一跳地把我們領到家裡。一家人也好像迎接久別的親人一樣，又擦桌子又掃地，忙着給我們收拾房子。我放下背包，到外邊看了一下。哈！方方的大院子裡，有四條大牛，兩匹青馬，肥肥的兩隻大豬也在院子裡



搖來擺去，還有貓、狗、鷄、鴨，樣樣齊全，看起來活像個動物園，再加上東南角那兩堆又圓又高的大豆塚，一看，就是一個新翻身的富裕農家。

傍晚我從外面回來，正巧他們一家人在開家務會。爲了不打攪他們，我便悄悄地站在一邊聽着。全家共九口人，除老大爺以外，還有三個兒子三個兒媳婦和兩個小孫女。正在發言的大媳婦，看到我一進去聲音忽然小了，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。她檢討今天不該把飯做晚了，就誤上山。三媳婦接着給老大爺提了個意見，因爲他把鴨子的腿打跛了。最後老大爺檢討說：「提的對，反正菜苗已經給吃了，把鴨子很好地趕出來就對啦。」不多時會議就愉快的結束了。

晚上下起大雨，我正在睡夢中，忽然聽到老大爺喊了一聲：「小花她爸，起來到西河涯去！……」我有點奇怪，天這樣黑，雨這麼大，老大爺叫兒子到河涯去幹什麼？接着又聽到「山水已經

下來啦！看看木橋是不是叫水冲壞了，要不行，就趕快到區上去報告。」正在這時，居民小組長跑來通知：每家出一個人去搶修木橋。老大爺的三個兒子一聽說都起來了，他三人都搶着要去，老大爺說：「不要吵嚷，同志們都在睡覺，要去就都去吧！」

直到天明，三個兒子才回來，個個被雨淋得像水鷄一樣。一見面，老大爺就擔心地問道：「橋怎麼樣？沒冲壞吧？」「沒有。」大兒子一邊脫衣服一邊回答。這時我感動地說：「老大爺，你真是翻了身的人，覺悟高，對大夥的事這樣熱心。」他聽了以後，笑了笑，把那枝烏煙袋向炕上一放，便親熱地向我談開了，他說：「這一帶從東村到西村就這一座橋，如果冲壞了，來往不方便，還會影響生產。可是這話得說回來，如果在舊社會裡，咱窮人一天到晚，三尺腸子空着二尺半，連自個的肚子都管不過來，誰還有心思管什麼橋呢？說起來不怕同志們笑話，有一年冬天，正是大雪封門的時候，餓的我一家子實在沒有辦法，我

偷偷的把財主家的一條大肥狗砸死，剝了剝，全家吃了兩天。」說到這裡他非常感慨地嘆了一口氣，又說：「自從共產黨來了以後，總算把窮日子過完了。大前年鬥爭村東頭地主吳大嘴，咱家分了一垧地，兩頭牛，這會山上有地種，院子裡也有牛有馬，如果不是毛主席領導咱窮人翻身，別說是養牛養馬，就是連人的嘴還養不住哩！毛主席的恩情我子孫三代都報不完啊！」最後老大爺露出笑容，又說：「翻了身的人家，那會也不能忘了本，咱們得好好生產，凡是公家的事就更得熱心，永遠隨着毛主席指出的道走。」

一封家信

周良鈞

我參加解放軍好幾年沒回家，怪想得慌，上月寫了封家信去要照片，到現在還沒有回信，真使人着急！

正急着，信就來啦。文書同志把信交給我說：「裡面還有照片呢。」啊！真寄來啦！我打開一看，是一張六寸的照片。背面還寫着三個大字：「合家歡」。這可把我樂壞了。副班長一嚷嚷，同志們都圍上來了。

照片照得真好呀！爸和媽坐着，花白的頭髮下面，露着慈祥的笑臉。爸爸旁邊站着小妹妹，小妹妹繫着紅領巾，長得高多了。媽身後站着個年輕婦女，挺壯實，挺漂亮。這是誰呢？我怎麼也認不出來。還有地下坐的那個胖娃娃，小臉蛋笑得像朵鮮花，一隻肥胖的小手高高揚着，好像跟我打招呼。這又是誰呢？真把我鬧壞了。

同志們指着照片問我，我也答不上。大家就亂猜起來，有的說：「那女的準是你嫂子，胖娃娃是你小侄！」我一想，真有可能性哩！我們副班長說：「瞎猜啥，我給你念念信，問題就解決啦。」

信是妹妹寫的，小字寫的真秀氣。

「二哥！你看照片上沒有大哥，挺奇怪吧？大哥不在家，到縣裡學習去了。咱們這兒離縣城遠，來去一趟百多里，怪不方便的。區裡買了輛汽車，沒有人會開，區長說咱大哥有點文化，又是模範村幹部，就派他去學，還有兩個月就畢業啦，回來就是個汽車司機啦。將來把咱們合作社生產的東西，都拉到縣裡去換機器回來。區長說這叫『城鄉交流』……」副班長有個囉嗦勁兒，念到這裡他插言說：「嘿，別說咱們建設現代化的國防軍，連班長家裡都向機械化邁進了呢！」大家聽入了神，哪能耐得住，催着說：「別囉嗦啦，快念吧！」

副班長接着念：「……將來我們就坐大哥開的汽車去看你！」這一句把大夥都逗笑了。副班長說：「嘿，這小鬼想的真美呀！班長，人家坐着汽車來看你，你也得擺個國防軍樣子去接人家呀！」我當時就作了個立正持槍的樣子給大家看，大家都忍住笑

說：「好，班長的姿勢真標準！」

念了半天，我的疑問還沒解開。只聽副班長念道：「照片上有兩個人你沒見過面，不認識吧？那是咱大嫂和兩歲的小侄……」我高興地說：「你們猜的真正確！」

副班長又念下去：

「大嫂是婦女小組長，現在正學習文化。她說等咱村的合作社改成集體農莊的時候，她要當拖拉機手去……」副班長又開腔了：「嘿，你哥哥當司機，她就要當拖拉機手，真是並着膀比賽！——你們別着急，我就念。」他怕大夥又說他囉嗦，趕快接着念下去：

「二哥，你保衛祖國，大哥開汽車，嫂嫂開拖拉機，爸爸管理家務，我讀書……你看咱家有戰士，有工人，有農民，還有學生，真像個小國家呢。」

「真是個小國家！」副班長念完了，笑嘻嘻說。

將來回家看看多美呀！那時候，我要坐哥哥開的汽車，要看看嫂嫂開著拖拉機在地裡跑……想着這些，我的心裡高興極了，就提筆寫了一封祝賀家中幸福生活的信。

到北京去

崔八娃

一

其實，要我參加西北「五一」觀禮代表團到北京去，首長早告訴過我了。近兩天，我忙著整理我的小說「一把酒壺」，把這事也就忘下了。今天上午，我正臥在辦公桌上寫東西，楊尚武同志忽然從外邊推開門進來，對我說：「崔八娃同志，部長找你談話。」突然我心裡有點緊張起來，有什麼事啊？我有個怪毛病：自己在見首長以前總喜歡先把要說的話預備得好好的。我往往見